

东北地区四史丛书



筵席旁的辛酸



东北地区四史丛书

筵席旁的辛酸

东北地区四史丛书编辑小组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65年·沈阳

封面設計：安金生

插 图：全显光

东北地区四史丛书

筵席旁的辛酸

东北地区四史丛书編輯小組編

☆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河心东里12号）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文出字第1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2 $\frac{1}{4}$ 印张·49,000字·印数：1-74,000 1965年12月第1版
1965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T1009C·624 定价(3)0.17元

編 者 的 話

今天，在我們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广大工人、貧农、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都成了国家的主人，并且正在意气风发地为把我国建成偉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进行忘我的劳动。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毛主席教导我們：“千万不要忘記阶级和阶级斗争。”

在毛主席的偉大号召下，在城、乡开展了广泛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一运动中，我們东北地区 and 全国各地一样，广大劳动人民回忆过去，对比今天，写出了許多家史、村史、社史、工厂史，以及其他各种专题史。这些史料揭露了旧社会統治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殘酷剥削和压迫，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精神；同时，也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在解放后当家做主和过着美滿幸福的生活。这些史料，是进行阶级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活教材。它能够使我們（特別

是青年一代)了解什么是旧社会,什么是剥削和压迫,什么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它能够使我们不忘过去苦,憎恨旧社会,从而更加热爱今天,热爱党、热爱毛主席。这些史料同时可以进一步启发我们继承并发扬老一辈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派,积极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艰苦奋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为了更好地配合社会主义教育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我们从东北地区的“四史”材料中选出一部分,编成《东北地区四史丛书》,陆续出版。由于编辑水平所限,加上这是一项新的工作,缺点和错误一定难免。我们热情地希望读者提出批评,以便把这套丛书编得好些。

編 者

1965年2月

目 录

編者的話

人力車工人的苦难·····	1
揮泪忆苦唱今歌·····	15
江湖流浪尽艰辛·····	27
一个女售票員的遭遇·····	34
厨师今昔·····	46
筵席旁的辛酸·····	53
徒工的苦难·····	60
理发工人見新天·····	67
修脚工人的今昔·····	77

人力車工人的苦难

——旅大市三轮车工人柴鹤仙的家史

史力群 辛德功 整理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大、中、小城市里，不論是严冬酷夏，还是刮风下雨，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力車工人，为了换得一口飯吃，象牛馬一样，拉着洋人、汉奸、特务、闊佬們，在大街小巷奔跑。

当时，在大連人力車工人中流傳着这样几句順口溜：

“提起拉‘洋车’^①，

处处受折磨，

贼欺刑警诈，

有苦向谁说。”

这是人力車工人，对那个万恶的旧社会的控訴。

三輪車工人、旅大市劳动模范、共产党员柴鹤仙同志，在旧社会所遭受的苦难，就是成千上万人力車工人苦难生活的縮影。

① “洋車”即人力車。

难过“三关”

柴鹤仙，一九二一年出生于河北省河間县武家屋村，四岁死了爹。娘为了还债，卖掉了家里仅有的二亩薄地，一家人失去了生活的依靠，娘只得把姐姐送给人家当童养媳，领着四岁的柴鹤仙改嫁了。

柴鹤仙的继父家，生活也很困难。柴鹤仙在十一岁时，就给地主放牛，干的牛马活，吃的猪狗食，还得挨打受骂。一年到头，一个工钱也拿不到。到一九三八年春天，柴鹤仙十八岁了，他不甘心再给地主当牛做马。恰在这时，他听姐姐说，姐夫的表兄竇义軒在大連拉人力車，說大連的生活好混些。于是，柴鹤仙就决定通过姐夫的介紹，到大連投奔竇义軒。

柴鹤仙来到大連，向竇义軒說明来意。竇义軒根据自己的切身经历，知道拉人力車是一件苦事。可是，在那个黑暗的旧社会里，穷人不管干什么活，都得受苦。他想来想去，只好同意了。

柴鹤仙这个乡下来的农民，对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統治下的城市生活还一无所知，对拉人力車的苦难更是沒有尝过。竇义軒只好让柴鹤仙先給他“拥小把”，就是他在前面拉着人力車，让柴鹤仙跟在車后面拥着小把推。这对柴鹤仙，一方面，可以逐步熟悉大連市的街道綫路；另方面，可以练拉車的长跑；还可以学会如何对付那些日寇、特务、刑事、警

察的經驗和办法。

柴鶴仙跟在寶義軒后面捋了一个时期的小把，就打算自己独立拉車了。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大連，为了便于統治和剝削人力車工人，糾合一些車主資本家，成立了“人力車組合”，在“人力車組合”里面專門雇用了一批“內勤”和“外勤”人員，叫他們敲詐、勒索、打罵和管轄人力車工人。誰要想拉人力車，誰就逃不脫“人力車組合”这批吸血鬼的魔爪。

当时，在“人力車組合”里設的第一道关卡，就是报名。报名得送礼，否則，就别想报上名。柴鶴仙剛到大連不久，哪里懂得这个規矩。再說，他当时住在人力車大院，吃喝都靠寶義軒接济，哪来的錢送礼。他一連到“人力車組合”去报了两次名，都被那个阴阳怪气的“內勤”“挡駕”了。

柴鶴仙碰了两次釘子，就不想再低声下气地向这些走狗乞怜了。寶義軒和乡亲们为了让柴鶴仙拉上車，就主动給凑了几个錢，买了两斤点心、一斤茶叶，送給“內勤”，这才算过了报名这一关。

第二道关卡，就是学日語。在中国的城市大連拉人力車，还得学日語、說日本話，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当时，“人力車組合”規定：每学习一星期考試一次，考試及格的发給日語及格文凭；考不及格的还得繼續学。有一个姓李的狗腿子，专管教日語。柴鶴仙一連学了两个星期都沒有考及格，他有些納悶。后来，一个和他在一起

學日語的旁朋友告訴他：“你不給那個姓李的狗腿子送點禮，就是再學兩個星期，也考不及格。”為了要找條活路，他又只得忍氣吞聲地借了錢，買了禮物，送給那個教日語的。到第三個星期就考及格了，領到了學日語的文凭。

第三道關卡，就是到偽“關東州廳警察署交通系”去考“車票”。監考的是個名叫井山的日本人。這家伙大個子，兩眼突出，一臉橫肉。他看柴鶴仙去考試，就先發給柴鶴仙一塊抹布，讓柴鶴仙到他家裏去擦玻璃、掃地、抹地板、刷廁所。等柴鶴仙給他白干了好幾天，才把柴鶴仙叫到他的辦公室，進行考試。他問日本街名，要柴鶴仙回答中國街名；他問中國錢數，要柴鶴仙回答日本錢數。（當時，在大連同時流通中國貨幣和日本貨幣；同是一條街，有中國街名，又有日本街名，這是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產物。）後來，他又用日本話說從哪裏到哪裏要多少錢，要柴鶴仙用中國話回答從哪裏到哪裏要多少錢。柴鶴仙一見到他那副嘴臉，早就憋着一肚子氣，到了考試時，他也無心答對了。再說，柴鶴仙也沒有給井山送禮，井山就故意出難題刁難他。就這樣，柴鶴仙一連去考了兩次，都沒有考上。後來還是靠旁朋友幫忙，又借了三元錢，連同日語文凭一起托人交給和井山有聯繫的人，井山這才在日語文凭上蓋了印，發給了拉人力車的“車票”。

考到了拉人力車的車票，還得向車老板租人力車。當時，大連共有兩千多台人力車。大連“人力車組合”里的大

老板許傳彬，就有二百多台。租他的人力車，每台車每月得付足十六元租金，还得有两个連环保，保人要有人力車，或是老拉車的。如租車人到月不交足租金，就連同保人的車一起扣押。人力車如有损坏，租車人要負責賠償和修理。这样，車老板只要把人力車租出去了，哪怕你拉車的吃不上飯，也得先交租金。許傳彬，光靠出租二百多台人力車，每年就可以从拉車的工人身上榨取純利潤四万余元。当时，一台人力車只值一百五十元，一台人力車出租十个月，就可以买到一台新車，只从这个小数目字里，我們就可以看出人力車老板对人力車工人的殘酷剝削了。

柴鶴仙单租一辆車租不起，只好和別的工友合租一辆車，每人拉半天。

受尽“鬼子”汉奸的气

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統治下的大連市，拉人力車的工人，除了受“人力車組合”的剝削外，还得处处受日本鬼子和汉奸、警察的气。

柴鶴仙初拉人力車，租的車是后半天。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夜晚出門坐車的，大都是日本鬼子、闊佬、刑事、狗腿子和那些吃喝嫖賭的流氓无賴。所以，柴鶴仙也就經常受到这些家伙的欺压。

一天夜晚，柴鶴仙拉着人力車在武昌街等了好久，也沒有拉到一个顧客。后来从日本妓院里走出个日本鬼子，他大

搖大擺地坐上車子就叫往大連市場拉。等拉到地方，他跳下車來就走，不但不給錢，還吓唬柴鶴仙說：“不要錢的走，要錢我就揍你！”柴鶴仙跑得气喘吁吁，一個錢也沒得到，本想上前拦住他的去路，但一看他那凶神惡煞的樣子，只得忍氣吞聲，由着他走了。

又有一次，夜半已經過了十二點，柴鶴仙餓着肚子拉了大半夜的車，早已跑得筋疲力盡。他想把車送回“人力車組合”，好回去休息，正走到武昌街，一個日本鬼子走上前來，抬腿坐上車，就要柴鶴仙拉着往北走，也不告訴地址。柴鶴仙拉他跑了七八里路，過了勝利橋（當時叫日本橋），又問他上哪去？他仍不說明地址，還要柴鶴仙往北拉。柴鶴仙早已跑得又累又餓，心里又憋氣又窩火。又走了一節路，柴鶴仙又問，“到了沒有？”那個日本鬼子還是紋絲不動地坐在車子上說：“你的快快地走！”柴鶴仙一聽日本鬼子這盛氣凌人的腔調，早已憋着的一股怒火，再也壓抑不住，干脆把車停下來不拉了。這個日本鬼子下車分文不給，抬腿就走。柴鶴仙趕上前去，拦住他的去路，說：“坐車不給錢，往哪走？”這個日本鬼子舉起手來，打了柴鶴仙一耳光子。頓時逼得柴鶴仙新仇舊恨一齊涌上心頭，他再也不能忍耐了，順手就從人力車上拿起一塊一尺多長的活檔板，照着那日本鬼子頭上打去。打得那日本鬼子哎呀一聲，急忙彎下腰去脫下腳上的木屐，狠命地朝柴鶴仙打來。柴鶴仙往旁邊一閃，這一木屐沒有打着柴鶴仙，打在人力車的坐墊上，把坐



垫打了个大裂口。柴鹤仙又用档板向日本鬼子打去。这时已经是夜静更深，这个日本鬼子一看四外找不到警察、狗腿子为他撑腰，见形势不利，便撒腿跑了。这一次，柴鹤仙总算出了一口冤气。

人力車工人受警察、汉奸狗腿子的敲詐、勒索，也是經常

的事。

有一天，柴鹤仙拉着一个旅客上火車站，由于開車的时间快到了，这个旅客还没有等到車拉到停車場，就先跳下了人力車。柴鹤仙把車停在人行道的大銅釘旁，剛接过旅客付給的車錢，一个伪交通警察走过来就打了柴鹤仙一耳光子，又把他的“車票”沒收了，說他違犯了交通規則。柴鹤仙和他辯理，磨了半个多小时，他才开口說：“两条道由你选，一条是公事公办，你跟我到‘小衙門’（即日伪警察派出所）去一趟，再給你車票；一条是你我都留点情面，我开个条子，你把条子拿到泰和盛找老板盖个章拿回来，我就給

你車票。”柴鶴仙在心里一核計：公辦私辦，都得花錢。公辦了，這小子不能獨吞，以後还得找我的岔子，他想到這里，忍着怒氣說：“那就你我都留點情面吧！”

柴鶴仙接過偽警察交給的條子，趕到泰和盛，泰和盛的掌櫃接過條子一看，笑笑說：“這是‘宮先生’要你給他買三元錢的蘋果存在小號，你交三元錢，我給你在條子上蓋個印，拿回去就能取到‘車票’了。”柴鶴仙就這樣無緣無故地被那個姓宮的警察詐去了三元錢。

比敲詐勒索更殘酷的，就是那些警察狗腿子隨意對人力車工人的人身凌辱。

有一天，柴鶴仙拉着車從天津街“小衙門”門前經過。一個偽警察站在門前，閑得無聊，想拿人力車工人開心，就把柴鶴仙和另一個拉車的叫過去。那個偽警察站在一旁，硬逼着他們倆面對面地跪在那裡互相打耳光。他們兩個都不肯用力打，那個偽警察就抬起穿馬靴的兽蹄踢他倆，直逼得他們倆互相打着耳光，把那個偽警察逗笑了，才算了事。

還有比這更殘酷的事情。在一個寒風呼嘯、滴水成冰的冬天，人力車大院的老人力車工人王兆鳳，拉着空車想去火車站拉生意。路過青泥洼橋，被偽警察劉成家截住了。叫到“小衙門”後院，不由分說，就打了一頓棒子。打完以後，這個狗腿子還不肯罷休，為了討好他的主子——日本鬼子警長的喜歡，又把王兆鳳的帽子摘下，領扣解開，腰帶解下，然後兜頭朝王兆鳳澆了一桶涼水。接着把王兆鳳推出“小衙

門”，逼着他站在頂風口上。刘成家自己却回到“小衙門”里，和他的主子日本鬼子圍着燒得紅通通的火爐，“欣賞”王兆凤那冻得索索战抖的样子。直等到那个日本鬼子看得哈哈大笑起来，这个狗汉奸刘成家才走出来，恬不知耻地学着日本鬼子的腔調对王兆凤說：“你的大大的热了的有？”然后，抬起他那穿着馬靴的兽蹄，照着王兆凤的身上踢了一脚，并罵道：“他媽的，滾！”

王兆凤身上的衣服都冻成了冰，四肢都冻麻木了。他經受了这一場折磨，回到家里，就病倒了。

难度的岁月

人力車工人除了要交高价的租金外，还得受“人力車組合”的层层剝削。当时的“人力車組合”有明文規定：每台人力車每月要繳納一次小捐，每个季度要繳納一次大捐，小捐四角，大捐一元八角。单身拉車的工人，住在“人力車組合”的大房子里。柴鶴仙住的大房子，是一个不到二十平方米的破板屋，上下两层板鋪，板鋪下面还住人，要挤四五十个人，人躺下了要翻身都困难。就这样，每个人每月还得拿两元錢房費，这又是一层剝削。

除此以外，伪“人力車組合”的那些“內勤”、“外勤”，还互相勾結，想出許多沒有名目的剝削工人的花招。他們常常借孩子生日、爹上寿等名目，和一年三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公开列名单，要人力車工人給湊“份

子”。如果誰不拿錢，他們就互相串連起來，在出車的時候找你岔子。光這一項，一個拉車的工人，每個月也得被他們剝削去三元五元。在層層剝削下，人力車工人在生活上受着苦難的煎熬。

柴鶴仙頭一年拉人力車，一個冬天都沒有穿上棉袄，為了驅寒取暖，每天一出門，拉着車就跑。車停在停車場里，拉不到客，他就在停車場四周跑着“量街”。

當時的大連，從火車站前到天津街一帶，多是住着日本鬼子和漢奸、刑事、狗腿子……到那里拉車，少不了要挨打受氣，還時常白挨累掙不到錢。柴鶴仙為了少受日本鬼子和漢奸走狗的气，就想多到西崗去拉生意（西崗多住中國人）。可是在那個時候，又能有幾個普通的中國人出門乘車呢？拉不到客，就得餓着肚子蹲馬路。有一年元宵節，天未黑，柴鶴仙就拉着人力車來到西崗市場前等着拉生意。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了，街上的人影慢慢地稀少了，燈光也有熄滅了，柴鶴仙的人力車還是孤單單地停在那里。已經是深夜十二點了，他只拉了一角五分錢，還不夠支付車老板一天的租金。在拉着空車往回走的路上，他早已餓了，他想吃點東西，從懷里取出帶來的一塊苞米面餅子，已經凍的硬得象石頭，牙一咬上去，格格直響。就這樣，他度過了這個元宵之夜。

一九四一年，柴鶴仙二十一歲那年成了家。他的愛人劉桂香的爹爹劉天瑞，也是一個老人力車工人。

柴鶴仙和劉桂香結婚後，就搬出了人力車工人大院，在

王家屯租了間牆不挡风、棚不遮雨的破房子住下，算是安了家。有了家，吃的用的負担都更重了。更可恶的是这儿的房主还有一項歧視貧苦住戶的規定：院里的廁所不准住戶的男人使用。柴鶴仙每天大小便，不管是刮風下雨，都得跑到一里路外的南山上去。

王家屯距离“人力車組合”大院有五六里。柴鶴仙每天出車、收車，都必須到“人力車組合”大院去办交接手續。就是雨、雪的深夜，累得筋疲力尽，飢困交加，也要往返跋涉这十几里路。

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临近垮台的前夕，柴鶴仙一家的生活更是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橡子面窩窩头都吃不上。一九四三年秋，刘桂香怀了第一个孩子。她为了使柴鶴仙拉車能多吃点，在一天早晨，瞞过柴鶴仙，和几个邻居結伴乘火車到大房身去买了七斤苞米面，十几斤地瓜，十几斤蘿卜。往回走时，就听人說，日本鬼子在車上搜查得十分厉害。搜出有帶粮食的，不仅粮食沒收，人还得挨打。刘桂香和邻居們听到信后，就不敢乘火車走大道，只好翻山越岭抄小道走了一夜，第二天早晨才回到家里。

到了一九四四年，柴鶴仙有了第一个孩子，靠他一个人拉人力車养活一家三口人，生活更加困难。而且这时日本鬼子还要抓人力車工人的劳工。逼得柴鶴仙沒有办法，只得在小塢（修船厂）挂号当工人（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維持修船业的生产，加紧掠夺中国，对修船工人免抓劳工），白天上小